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刘公案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公案 /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. — 北京 :

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2. 3

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I. 中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 -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788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 · 古典名著卷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1800

字 数 28 00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1 - 5 000

书 号 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定 价 4020.00 元(全 186 册)

出版前言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，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。为弘扬华夏文化，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，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丛书奉献给读者。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宽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全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名著”外，还选收了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，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，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。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。

第二，读者面宽。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，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，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。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，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、语句以及方言、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，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，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第三，附人物表。这些作品内容复杂，人物众多，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。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，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，有助于理解和记忆。

第四，配插图。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，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，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，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增强审美情趣。

希望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1995 年 3 月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部公案小说，描述清乾隆年间，吏部天官刘墉（绰号：刘罗锅子）不畏权贵，惩办贪官污吏，为民伸冤的故事。小说写刘墉，不仅正气凛然，执法如山，还颇有市井细民的狡黠性格。情节曲折，悬案迭起，生动有趣，浸透着市井平话小说的艺术风格。

刘墉史有其人，清代北京蒙古车王府藏说唱鼓词《刘公案》一百零七回，即演唱刘墉私访判案故事。本书即根据车王府曲本点注，回目系注释者所加。

第一回 刘罗锅重审李有义

大清江山一统，军乐民安太平。万国来朝纳进奉，朝出贤臣刘墉：出口成章合圣明，这才亚似孔孟。这位爷家住在山东，天生扶保大清。

此书的几句残歌念罢，亦不多讲。话表咱本朝乾隆爷年间出了一位能臣，祖上系山东青州府管诸城县人氏，这位爷本是当初刘老大人刘统勋之子，姓刘名墉，外号罗锅。他本是荫生出身，今蒙乾隆爷的皇恩，御笔亲点金陵江宁府的知府。

这位爷钦命紧急，不敢怠慢，吉日起程，要去金陵江宁府上任，并无携带家眷，只带一名小内厮张禄。爷儿两个乔装打扮，张禄儿肩扛着被套，一直的出了海岱门，往西一拐，顺着城根，又到了宜武门。复过了吊桥，往南直到菜市口，往西一拐，顺着大街，又出了彰义门，门脸上雇了两个毛驴，爷儿俩骑上了大路。

刘大人，一心上路去到金陵，小井过去到大井，帜荆坡穿过又往西行。爷儿俩催驴果然快，登时间，过了芦沟晓月城。眼前就是常新店，良乡县换驴也不必明。涿州南关吃了顿饭，刘大人，爷儿两个又登程。此书不讲桃花店，一直的，径奔河间大路行。德州打尖穿过去，恩县济宁州一溜风。包庄王家营将船上，渡过黄河又登程。路程歌儿不多叙，那一天，望见金陵一座城。

刘大人爷儿俩正走之间，望见金陵城。十里堡打了尖，又雇了两个毛驴，爷儿俩骑上在前所走，不必再表。

且说江宁府的书吏三班人等，自从接着转牌，说乾隆皇爷御笔亲点江宁府的知府刘，不日到任，众属下人役天天在接官亭坐等闲谈，等候迎接新官上任。这一天众官吏正在等候，忽见两个人骑着两个毛驴迎面而来。众下役一见齐声断喝：“还往那走？这是接新官的所在。再往前走，仔细把驴腿打折！”后面的张禄儿一声断喝，说：“胡说！这就是你们江宁府台刘大人！”众役闻听是刘大人，吓得跪倒在地，还有众属下也都在道旁打躬，说：“卑职等迎接来迟，在大人的台前请罪。”刘大人一摆手，众官吏人等齐都后面跟随，登时来到接官亭上。刘大人下了毛驴，赶脚的瞧见这个光景，发了蒙咧，腹内说：“好的，怪不的雇驴时节也不讲价，我说这个买卖我可捌住咧！好，谁知道是我安着翅子骑了来咧，拿定我的官驴了！”说罢上前接驴，回头就走。刘大人是何等的官府，看见赶脚的钱也不要咧，拉驴而去，就知是他不敢来要钱。大人忙叫张禄，小厮答应，大人说：“到底打发他的驴钱，他是个穷民百姓，不可白骑他的驴。”“是。”张禄儿高声喊叫：“赶脚人回来！大人有赏。”赶脚闻听大人有赏，他连忙跑回来咧。张禄儿拿了一吊钱，递与那人，那人接过，叩了头，谢了赏，扬长而去。

刘大人这才吩咐：“看轿过来。”众下役答应，搭过四人大轿，栽杆，去了扶手，刘大人毛腰上轿，轿夫上肩。执事前行，大轿后跟，开路锣鸣，响声震耳。

清官坐上四人轿，执事排开往前行。军牢头戴黑红帽，衙役吆喝喊道声。上打一柄红罗伞，下罩清官叫刘墉。军民百姓齐来看，大道旁

常新店——今长辛店。

捌（áo，音到 阳平）——追究的意思。

边闹哄哄。但则见：刘大人头戴一顶红缨帽，缨儿都旧发了白。帽胎子破上边青绢补，老样儿沿子大宽。五佛高冠一般样，那一件，青缎褂子却有年，浑身都是窟窿眼。茧绸袍子真难看，方脑官靴足下登。刘大人，一身行头从头算，共总不值两吊铜。众军民瞧罢不由得笑，说道是：“这位官府真露着穷，”按下军民闲谈论，再整那，大轿人抬进了城。穿街过巷急似箭，府衙门在眼下存。大轿已把辕门进，滴水檐栽杆轿落平。张禄上前去了扶手，出来了忠良于国卿。迈步翻身往后走，张禄相跟在后行。

刘大人下了轿，一直到了后堂坐下，吩咐张禄传出话去：“今日晚了，明日早堂，伺候受印，升堂办事。”这张禄答应迈步往外而去。来至堂口站住，照大人的言词传了，众官吏役人等散去不表。

张禄进内回明了大人，大人点头，随即吩咐：“张禄，把咱们爷儿俩剩的干粮，掏出来罢。”“是。”小厮答应，不敢怠慢，打被套里面掏出来咧。什么东西？还有咱这京里带去吃剩下的两个硬面饽饽，还有道儿上吃不了的叉子火烧。刘大人并非是图省盘费，皆因是他老人家很爱吃这两宗东西，所以不断。又吩咐：“张禄儿，你去告诉厨役：一概官员送的下程饭食，咱爷们全都不要。你拿咱们的钱，买他三十钱稻米，煮点粥，搭着这两个干粮，算咱爷儿俩的一顿饭咧。”这张禄答应，照言而办。不多时粥也熬得咧，端了来，摆在桌上，一碟老咸菜，打发刘大人用完。张禄撤下家伙，也饱餐了一顿。及至他们爷儿俩吃完了饭，天气也就晚咧。张禄儿点上灯烛，在一旁站立，爷儿俩又说了会子闲活。天交二鼓，刘大人说：“连日走路劳乏，打铺安歇罢。”这张禄答应，登时打开被套，安置的妥当。刘大人宽衣解带，上床安歇。张禄也去歇息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霎时天光大亮，张禄起来，请起大人净面更衣，茶罢搁盏。清官爷说，“传出话去；本府立刻升堂，受印办事。”这张禄答应，迈步翻身，往外而走。来至堂口站住，高叫：“马步三班人等所真，大人传话：立刻升堂，受印办事！”外边人齐声答应。张禄又回明了大人。不多一时，大人身穿朝服，闪屏门，进暖阁，升公位坐下。有那属下的官吏、牢头、禁子、乡约、保正人等，叩见已毕，两旁站立。大人座上吩咐放告牌抬出，然后再观看那些州县详报的文书。

瞧到江宁府的首郡上元县刘祥呈报：“本县北关以外略东，有一个开店之人，姓李名叫有义。夜晚间有夫妻二人，下在他的店中。李有义图财害命，用尖刀将男子杀死，女子逃跑，不知去向。现有李有义的口供原招为证。”大人看罢上元县这一角文书，说：“且住。店家既然把男人杀死，女子焉能逃跑？就便逃走，他的男人被害，岂不替他夫主鸣冤告状？依本府看来，这件事大有隐情在内。罢了，我刘某今日既然在此处为官，必当报国为民，须得把此案判断明白，也免良民遭屈，叫凶徒漏网。”刘大人想罢，座上开言说：“值日承差何在？”“有，小的朱文伺候大人。”说罢脆倒下面。忠良说：“你速去到上元县监中，将店家图财害命这一案、提到本府座前审问。”这承差答应，站起身来，下堂迈步出衙而去。不多一时，把店家李有义提到当堂，跪在下面。

众位明公，像金陵的江宁府的上元县，就和咱们这保定府的清苑县、北京的宛平县都是一样，全在城里头，所以来的剪决。书里交代明白，言归正传。

且说那承差朱文，在下面打了个千儿，回说：“小的朱文，把店家李有义提到。”大人一摆手，承差站起，一旁侍立。清官爷举目留神，朝下观看：

清官座上留神看，刘大人，打量李家貌与容：年纪约有五旬外，他的那，残目之中带泪痕。跪在下面听吩咐，瞧光景，内中一定有屈情。大人看罢开言问：“那一民人要你听：既做买卖当守分，如何无知乱胡行？岂不知杀人要偿命，王法无私不顺情。因何开店将人害？本府堂前要你讲明。”老民见问将头叩：“大人留神在上听：公相要问这件事，我的那，满腹冤屈无处明。小人既然开客店，焉敢为非把恶行？那一晚，男女二人来下店，都在那，二十一二正年轻。小人盘问他来历，他说是夫妻二人。小民闻听是女眷，开店人，焉敢多管别事情？租了我正房一间钱二百，一壶茶来一盏灯。诸事已毕小人去，房中剩下他二人。不多一时攒更鼓，他夫妻二人吹灭灯。小的前边把门户看，还有那，几辆布车在我店中。偏偏他们要起早。天有五更就登程。小人起去开门户，打发布车离店中。霎时之间天光亮，小民想：叫他夫妻好早登程。走近门首抬头看：房门倒锁少人声。小人开门观仔细，此事应当了不成！不知女子往何方去，光剩男子在房中。四脚拉叉炕上躺，仔细看，被人杀死赴幽冥。小人观瞧把魂吓冒，同地方，一并呈报到县中。上元县的老爷将尸验，把小人，屈打成招问罪名。今日里，幸蒙大人提来问，拨云见日一般同。望大人秉正从公断，爷的那，后辈儿孙往上升。这就是一往从前事，但有那，一句虚言天不容！”说罢下面将头叩，刘大人座上开言把话云。

第二回 巧改扮私访白翠莲

刘大人闻听店家李有义这一片言词，座上讲话说：“李有义，”“有。”请官爷说：“你暂且下去，待本府把恶人拿住，自有水落石出。”李有义叩头，青衣带去不表。且说刘大人又办了些什么别的公事，这才退堂，众役散出衙外，不必细表。

再说清官爷来到内书房坐下，张禄献茶，茶罢搁盏，登时摆上饭来。大人用完，张禄撤去家伙。忠良闲坐，自己思想，说：“李有义这件事情，虽然是屈情，但不知系人凶犯是谁，叫本府如何判断？”大人为难多会，说：“要明此案，必须如此这般，如此这般。我何不扮作云游老道，出衙私访？一来访凶徒恶棍，再看看这里的世态风俗。”刘大人思想之间，张禄儿走进门来。大人说：“张禄儿，把我的道袍、道冠、丝绦、水袜、云鞋、毛竹板全拿来。”这小厮答应。

住了。有人说：“你这个说书的，说的推诿了。这唐书、宋书，飞刀飞棒，任凭怎么诌、怎么吹鬼，无有对证，倒说唐宋的人还活到至今不成？断无此理。说你说的这部书，刘大人他老人家还健在，谁不知道？你这个书要按着唐宋的古人词那么撒谎，怎得能够？我们就知道，刘大人从自幼做官，至到而今到了中堂的地位，并无有听见说他老人家当过老道，那来的道家的衣服呢？你这个书不是撒谎么？”众位明公有所不知。现在这一位白脸包刘大人，不同别的官府；当着他老人家面，还敢说。要好体面衣服，自是真正的无，有也只是舍不得穿，总没见过他老人家挂过画。要讲这道袍、僧衣，庄稼佬穿的小棉袄子、胖袄、洒鞋，这些东西，倒全有。这是怎么个缘故？皆因他老人家爱私访，这都是早预备下的做官的行头。不知道那一改，装扮了什么样，所以讲了个现成。书里交代明白，言归正传。

张禄儿去不多时，都拿了来咧、放在面前。刘大人登时把自己身上衣服脱下来，换上道家的衣袍，拿了一个蓝布小包袱，包上一本《百中经》及两块毛竹板，诸事办妥，眼望张禄说：“我的儿，本府今日要去访民情，衙门中大小事体。小心照应。本府不过晚上就回来。”张禄答应。大人又说：“你打后门送出我去，休叫外人知道。”说罢，爷儿两个并不怠慢。大人站起身来，小厮拿起那个蓝布包儿，一齐往外而走。穿门过夹道，来至后门。张禄上前将门开放，可喜这一会并无外人。清官爷慌忙走出门来，张禄把那小包袱递与大人，刘大人接来挎在腕上，说：“诸事小心着。”“是。”张禄答应，关门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大人打背胡同来至江宁府的大街上，举目观看。

清官来至长街上，举目留神左右观：来来往往人不少，江宁府、果然热闹不非凡。刘大人，瞧罢掏出毛竹板，咕哒呱嗒响连声。口内高声来讲：“众位乡亲请听言：有缘早把山人会，瞧瞧大运与流年。求财问喜来会我，道吉言凶下安坛，六王神课瞧灾祸，净宅除邪保安然。《麻衣神相》分贵贱，行人音信来问咱。算着只要钱一百，算不着倒罚一吊钱。有缘的前来把山人会，错过今朝后悔难。”刘大人，一边吆喝朝前走，一座茶馆在眼前。大人迈步走进去，坐在沓晃那一边。堂倌一见不怠慢，慌忙就去把茶端。香茶一杯端过去，放在大人桌上边，忠良吃茶

行（xíng，音形）头——原指戏曲演员演出时穿戴的服装，包括用具。这里用来比作官员所需穿用的一切。

闲听话，只听那，七言八语乱开谈。这个说：“上元县北关出了怪事，店家杀人真罕然。”那个说：“杀了男来跑了女，这事真真闷死咱。”这个说：“上元县去将尸验，店家抵偿招在监。”又听一个开言道：“众位仁兄请听言：要提店里那件事，起根发脚采问咱：死鬼名字叫伊六，家住上元在东关。这小子，一生不把好事干，天天去把狗洞钻。一分家私花个净，他爹妈，生气死赴阴间。伊六并无把女人娶，这可是，何处来的女红颜？后来，又闻听伊六将京上，找他舅舅叫季三。这季三，前门外头做买卖，金鱼池，窝子里面大发财源。提他外号人人怕，前三门，谁不知道季老么！”这人言词犹未尽，忽又听，那一个高声把话云。

这个人正说到高兴之处，忽又听那边有个人讲话，说：“老仁兄，要提起这一件事情来，你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。你听我告诉你：伊六这小子不是上了京吗？在金鱼池他舅舅季三那做了二月买卖。季三就给了他几个钱，他就在咱们这置了几亩地，吃租。咱们这东街上土地庙东边，那不是个小门楼吗？是那里头，不是富全住着吗？富全就种着伊六的地。闻听说伊六还在金鱼池做买卖。他什么时候来到上元县的北关里，叫人把他杀了呢？真真的他妈的这个事古怪！”又听那个年轻的说：“老仁兄，方才你要不说到这，我也不肯下讲。伊六那小子年年下来起租子，常在富全家落脚。富全又是他的地户儿，你们没有瞧见富全那个底扇子？真长了个都！他小名叫白翠莲。我瞧着伊六那小子别和富全那个底扇子，他们俩有点子黑搭乎罢？”又听这边的有年纪的人说：“老弟呀，我劝你少说。你们当这个事都是玩呢！虽然把店家招了监，还算无结呢。方才你这个话，要叫衙门中太爷们听见，只怕你闹一脖子麻刀。”说罢，他们都站起身来会钱，扬长而去。

刘大人在旁边吃着茶，闻听他们方才这些话，忠良爷腹内思想：依他们说，店中这个死鬼叫伊六，并无娶女人。这个女人可是那来的呢？店家又说是夫妻二人，这件事八下里却不对。要依本府想来，这个女子定是被伊六强奸了。既是强奸了，这女子焉肯又与他下店呢？想来是顺奸。既是顺奸，他如何又不替伊六鸣冤？这件事真真的难办。要明此案，得访着这个女子消息就好办咧。刘大人瞧瞧天气尚早，何不依他们的言同，竟到东街上土地庙东边，富全的门首探访一番？但得消息，好完此案。刘大人想毕，会钱出了茶馆，往东一拐，顺着大街朝前所走。

这清官，想罢迈步慌忙走，刘大人，忠义报国为民心。一边走着心犯想：真乃疑难事一宗。要说店家杀伊六，李有义，面貌慈善露志诚。要说是，行凶不是李有义，上元县，又有他的原招与口供。本府既然来到此，少不得想理要细甄情。为官不与民作主，枉受乾隆爵禄封。刘大人，思想之间来得快，土地庙不远面前存。庙东果然有个小院，石灰门楼一抹青。忠良看罢不怠慢，毛竹板掏出手中擎。咕哒呱嗒连声响，口内吆喝讲《子平》：“月令高低瞧贵贱，六壬神课断吉凶。行人出外问我信，气死平则门的吕圣功。”刘大人，外面吆喝胡念诵，这不就，惊动房中女俊英。眼望青儿来讲话：“要你留神仔细听：自从你姐夫为客去，这使我心神不安宁。莫非是，在外儿夫有好歹，那就活活把我坑。我有心，叫进这先生算一算，看看流年讲个《子平》。”青儿答应不怠慢，迈步翻身就往外行。

且说这富全之妻白氏，奶名翠莲，生的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青儿这个丫头，乃是他的表妹，父母全无，就只有一个哥哥，又不成人，所以这个青儿实无倚无靠，跟着白氏度日。

且说青儿这丫头，闻听他姐姐之言，不敢怠慢，迈开两只鲰鱼脚，咕哒呱嗒来到街门的跟前站住，哗唧一声，将门开放，把身子往门外头一探，眼望着刘大人高声喊叫：“先生，我姐姐要算命呢！”且说刘大人在土地庙的台阶上，正自观看那庙的威严，忽听有人喊叫之声，刘大人举目观看。

这清官举目抬头看，刘大人，打量女子貌与客：短发蓬松黄澄澄，芙蓉面，好像锅底一般同。樱桃小口有火盆大，镀金包牙在口中。肚上麻子铜钱大，他的那，杏眼秋波赛酒盅。鼻如悬胆棒槌样，两耳好像蒲扇同。柳腰倒比皮缸壮，外探身，露出那鼠疮脖子疤痕更红。小小的金莲，量来足有一尺三，身守着，粗布夹裤干净得很，多亏他，姑舅姐姐拉扯才把人成。你听他，未从说话是结巴，咕嘟呱嗒把先生叫，刘大人看罢时多会，带笑开言把话

第三回 陈大勇领命探真情

刘大人看罢，带笑开言，说，“丑大姐，叫我吗？”青儿闻听刘大人之言，说：“罢哟，我的老先生，你还说我丑呢！我瞧你那个样子也够俊的咧！”青儿说：“先生，”刘大人说：“做什么？”青儿说：“你可倒好，出门子省盘费，有钱无钱都饿不着你。”刘大人说：“什么饿不着？”青儿说：“你背着口锅走么！”大人说：“不要取笑咧。”说罢，青儿带领刘大人进了街门，到了院子里，刚站住，忽听那竹帘子内有一女子开言，说：“青儿，快拿出张椅子去，与先生坐下。”青儿答应一声，翻身进屋，端了张柳木圈椅子放在当院。老大人既为民情，少不得坐在上面。忠良刚坐下，忽听竹帘之内那女子开言说：“先生，算一个属牛的，男命二十七岁，五月十五日生人。”刘大人闻听这个女子之言，说：“属牛的，二十七岁，是丁丑年癸卯月己亥日乙酉时，今年是一个白虎神押运，吊客星穿宫，年头不利，大大不好。这个人眼下有性命之忧。但不知现在那一块？是娘子的什么人？”那女子闻听刘大人这一片谣言，到此时也顾不得许多咧，一掀帘子走出外面，杏眼含泪，说：“先生，你再仔细瞧瞧，但不知还有解救无有？”刘大人说：“娘子，我山人再与你仔细查看。”

这清官，说话之间抬头看，打量女子貌与容：乌云巧挽真好看，发似墨染一般同。面比芙蓉娇又嫩，小口樱桃一点红。鼻如悬胆多端正，皆因他说话，瞧见糯米银牙在口中。两耳藏春桃环配，杨柳腰肢甚轻盈。裙下金莲刚三寸，十指春葱一般同。虽然是，浑身上下穿粗布，那一种雅淡梳妆动人情。举止端庄多稳重，温柔典雅不轻狂。大人看罢时多会，启齿开言把“娘子”称：“但不知，算的是你何人等，说的明白卦更灵。”女子见问开言道：说“先生留神在上听：方才你算这个命，是奴的，夫主富全是他名。有奴个，姑舅哥哥叫钟老，就是青儿大长兄，他二人商量做买卖，要上那，句容县中做经营。他已出去七八个月，总不见，音信回到家中。这几天，我心恍惚神总不定，所以才，请进道爷看分明。”刘大人听罢前后话，说道是：“娘子的心诚我的卦更灵。”

刘大人听毕这女子前后的言词，说：“娘子，这件事，卦中虽有点惊恐，料来大事还无妨。”

列位明公，刘大人是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。他老人家私访的事情，并非只这一家，所以说出来的话，都是流口。头里又说有性命之忧，后来又说大事无妨，别当刘大人真会算卦。书里交代明白，言归正传。

清官爷眼望白氏佳人，说：“请问娘子，姓钟的这位，是娘子的表兄？是令夫主的表兄呢？”女子见问，说道：“爷，是奴家的亲表兄。”大人闻听，说：“这就是了。是你的亲表兄，他二人乃是表大舅、表妹夫一路同行。再者，娘子不放心，何不打发人到你表兄家问问去？”那女子闻听刘大人的言词，长叹一口气，“噫”道：“爷说起我这个表兄，他吃喝嫖赌，无所不干，把一分家私花了个精光。到而今，上无片瓦，这身下无锥扎之地。他那来的家？他但凡有个住处，他岂肯把他妹子送在我这里来？”刘大人闻听白氏之言，才知道青儿这丫头，就是他的表妹。大人问说：“娘子，令夫主在家做何生理？”女子说：“种地为生。”清官说：“这个地还是你们自置的，

卦（guà，音挂）——古代的占卜符号。打卦，指根据卦象推算吉凶。

还是租着种呢？”白氏说：“是我租的。”刘大人又问说：“地主是那的人？”佳人说：“是北京人氏。”大人说：“你们家种着多少地？”女子说：“种着七十多亩。”清官爷又问说：“这地主儿是姓什名谁？”女子说：“姓……”刚说这个性字上，把话咽住，往下不肯往下讲咧，拿别的话岔过去咧，说：“交租子都是我夫主交与他们，我可不能知道。”刘大人闻听这女子的话里有话，刚要变着方法套访真情，忽听那女子开言说：“青儿，拿钱打发道爷去罢。”青儿答应一声，去不多时，拿了一百钱，来到刘大人的跟前站住，带笑开言，说：“先生，把卦礼收了罢。”大人闻听，站起身来，他老人家有心不收那一百钱，恐人看破，反倒不好。无奈何，接过来带在腰中。又听那女子开言说：“青儿，把道爷送出去罢。”青儿答应一声，说：“道爷，你两个山字垛起来——你那请出罢！”刘大人闻听青儿之言，他老人家故意儿的用智说：“不好！咦，我瞧你们家这院子里凶得厉害。莫非黑家有鬼闹吗？”青儿说：“呸！好丧气。你们家才有鬼呢！这是怎么说呢！叫人家怪害怕的，黑家怎么来拿马子呢？不快出去吗？必得等着我推出你去？”青儿说罢，将刘大人送出街门，咯 一声响，将街门关上，青儿进去不表。

再说刘大人出得门来，瞧了瞧，这一家西边是个土地小庙，门对过有个四五棵枣树，门楼子是青灰抹的。刘大人记准，这才迈步朝前而走。

这清官瞧毕忙迈步，走着道，前思后想这事情：那女子说话有来历，大有隐情在其中。回到衙门差马快，如此这般探真情。但若得了真消息，立刻锁拿进衙中。与民圆案除祸害，也不枉，乾隆爷的御笔亲点府江宁。为官要不与民作主，枉受皇王爵禄封。刘大人，思想中间来得快，衙门不远在面前存。依旧还打后门进，张禄接爷献茶羹。大人茶罢来讲话：“张禄留神要你听：快传承差陈大勇，本府有话问分明。”张禄答应来讲，迈步翻身朝外行。

且说刘大人未曾去金陵江宁府上任之先，就知道府衙有一家好汉，姓陈名叫大勇，年有三十五六岁，生的五短三粗，相貌魁伟。他本是武举出身，做过一任运粮千总，因为他押运漕粮来到通州，遭了漕粮的罣误，把个千总丢咧。后来无可以为进身之道，所以在这江宁府的衙门当了一名承差。这个人与刘大人办了许多的大事，到后来刘大人提拔此人做到河南襄城的都司。到而今，现在这位陈老爷目下可在军前。书里交代明白，所以刘大人叫张禄去传他。

再说张禄奉刘大人之命，不敢怠慢，来在承差房外站住，用声高叫：“承差陈大勇！大人传你，在内书房立等问话。”言还未了，忽听“哦！”差房中有人答应，走出门来，一同张禄往里而去。不多一时，来至内书房门。张禄说：“站住。且等等，待我通禀大人。”陈大勇门外站立下来。

再说张禄儿掀帘进书房，打了个千，回说：“奴才把承差陈大勇传到，现在外边伺候。回大人知道。”刘大人闻听，说：“叫他进来。”张禄翻身出门，说：“陈大勇，大人叫你问话。”陈大勇答应，走进书房，也打了个千儿，说：“小的承差陈大勇，伺候大人。”大人一摆手，陈大勇起来在一旁站立。大人说：“陈大勇，”“小的伺候。”忠良说：“本府的眼下有一

漕（cáo，音曹）粮——旧时指国家从水道运输粮食，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，叫漕运，漕运的粮食又叫漕粮。

罣（guà，音挂）误——被别人牵连而受到处分或损害。

宗未结的公案，内有人命干连。皆因那上元县无才，才使良民受屈，倒叫凶徒漏网。本府要不除恶安良，我枉受乾隆爷的爵禄。这件事须得你去，休叫外人知道，但能把此事办成，本府自然另眼相看。”陈大勇说：“这是大人的天恩。”刘大人说：“你赶起更天，到东街上，那有个土地庙，庙东边有一个青灰小门楼，门对过有几棵枣树，紧对枣树那个门里头，你就越墙而过，必得要装神嚎鬼泪之声，见机而做，探听那女子口中之言。但得真情，本府好救店家的性命。务必小心着，千万不可叫外人知道。”“是。”“速速的照我的后办去罢。”这陈大勇答应一声，翻身出房而去。

不表刘大人书房闲坐。再说陈大勇领了刘大人的命令，不敢怠慢，出了衙门，瞧了瞧天气不早咧，眼看太阳归宫，忙忙回到家中，吃了点饭。吃完了饭，就有点灯的时候咧。陈大勇不敢怠慢，慌忙出了家门，要上那东街去，探访那女子的消息。

这好汉说罢不怠慢，迈步出门往东行。一边走着心犯想，不由纳闷在心中，腹内说，“莫非大人去私访？若不然，怎知有个女俊英？女流之辈身软弱，焉能杀人去行凶？依我想来瞎混闹，刘大人，鬼谷麻糖了不成。派我去访那女子，他说是，人命干连在内中。又叫我，装鬼装神将他吓，再听女子口中情。”陈大勇忠勇英名闻名远，东街不远面前存。举目留神观仔细，果有小庙在道东。好汉忙把台阶上，瞧了瞧庙里黑咕咚。也不知供何神圣像，庙门还是紧紧封。复又睁睛往南看，有几棵树，黑夜之间认不清。扭项又朝北边看，小小门楼倒也精。承差看罢时多会，果然与，刘爷言词一般同。好汉侧耳听更鼓，江宁府 打二更。暗说“我也好行事——这差事，竟和作贼一般同。倘若叫人拿住我，现打不赍转不能。亲戚朋友知道了，往日声名一旦扔。刘罗锅子为难我，他还说，事情成了把我升。下次就派我接皇杠，早晚他，弄我个脖子冒鲜红！说不得，既当此差由他使，叫上西来不敢东。”这承差，暗恨他把台阶下，来到那门楼的跟前验看明。

第四回 刘罗锅再访白翠莲

好汉陈大勇来到那小门楼底下站住，瞧了瞧，街门关紧，推了推，纹风不动。陈大勇顺着门楼墙往东走，走到东头，朝北一拐，瞧了瞧，东面子的墙比南面子料着矮一点儿。陈大勇留神在四下里一看，可巧北边墙根底下，有一个破砖堆子。好汉瞧罢，不敢怠慢，慌忙上了砖堆子，就够着墙头了。用手扒住，将身一纵，嗖一声上了墙头。他就蹲在上面，举目留神，往院子里头这么一瞧：原米是正房三间，东厢房两间，西边是一间灰棚，紧对着街门，是一个白石灰抹的影壁。望正房屋里一瞧，窗户上透出灯光，却原来伙计西边那一间屋内，可喜这家并无有养着狗。陈大勇看罢，站起身形，顺着墙头往北走，走到北头就上了房。顺着房后檐，蹑足绕到西边墙头上，轻轻溜下墙来，脚站实地，一下墙，就是窗户根底下咧。陈大勇站住瞧了瞧，虽有灯光，听了听，不听人声说话。听够多时，忽听屋内“嗒”长叹一声，又不言语了。好汉走近窗下，用舌尖将窗户纸舔破，他才往里观看。

这好汉举目抬头看，打量女子貌与容：愁锁春山眉两道，倒像有，千愁万虑在心中。独对银灯时着枕，借灯光，杏眼更显水灵灵。芙蓉面比丹霞嫩，鼻如悬胆一般同。樱桃小口朱唇点，未开口，想必是糯米银牙在口中。两耳藏春桃环配，乌发恰似墨染成。万卷书，一支儿别住了顶，旁边斜插丈青。身穿一件蓝布衫，盖着脚，金莲大小未看明。十指尖尖如葱样，手腕上，两个镯子黄澄澄。并无半点轻狂样，那一宗，雅淡梳妆动人情。承差看哭多一会，女子开言叫一声：说“青儿，铜盆儿在那一块？我要净手告神灵。”佳人言词犹未尽，东屋青儿把话云：说“姐姐，铜盆在桌子底下，你拿罢，睏的我眼睛难睁。”佳人闻听不怠慢，慌忙下炕站在流平。铜盆内，残水儿洗了洗手，端起桌上那盏灯。这佳人，轻移莲步往外走，原来是外间屋里供奉汉末三分关寿亭。佳人将灯桌上放，一股高香手中擎。未曾上香先祝赞，慌忙跪倒地流平，樱桃小口尊“神圣：保佑奴，在外的儿夫身体宁。再者还有一件事，神圣岂有不晓闻？奴家并非淫奔女，为什么遭逢这拳情！供奉尊神为家主，就当护庇把弟子疼。反叫恶人行奸计，这不是，天地有恩神佛都不灵？瞧起来神灵都是假，从今后，谁还肯早晚烧香把礼行？”这女子越说越有气，翻身站在地流平。手端银灯将屋进，放在桌，坐在炕上自捶胸。承差听罢时多会，猜不透其中就里情。心内说：“何不如此这般样，但得买情就好行。”陈大勇想罢不怠慢，找了块破瓦在手中。使着力气往下撂，只听“吧”响一声。屋中女子吓一跳，侧耳留神往外听。听够多时无动静，高声开言把话云。

佳人白翠莲听够多时，说：“青儿，醒醒罢。院子里像有人走动呢！”青儿这个丫头，睡了个迷迷糊糊。闻听他姐姐叫他，打东屋里就跑过个，说：“姐姐，人在那里呢？等着我找咱们顶门的那个杠子，我打这个贼人的！跑到我们家摸索来咧！”佳人说：“青儿，休要莽撞，待我再听听。”白氏说罢，侧耳又听，隐隐听见院子内有脚步之声。白翠莲正言厉色向窗外开言，说：“外面的囚徒听真着！你必是打听我儿夫不在家中，半夜三更入宅，前来要行苟且之事。囚徒，你打错了主意了。奴家并非淫奔之女，你把此心歇了罢。”说罢又听，还是响声不绝。佳人说：“是了，想必是贼人想来偷盗。依我说，你赶早往别处去罢，别要耽误你的工夫。我天天度日尚且艰难，那

有存下的银钱？”说罢又听，院子里更响得厉害咧。女子说：“啊，原来是你。我知道了，你说你死得不明，前来缠绕于我。狠心贼，你想谁是谁非？既然你前来，奴家岂怕一死？待等我夫主回家，见上一面。奴家就同你森罗殿上辩个明白就是了。”

只听那佳人冲冲怒，向外开言把话明。这佳人，用手一推开言骂：“该死囚徒要你听：你的那，诡计奸谋人难测，奸贼呀，可你行来不可你行？思想起，恨不得吃尽你贼人身上肉，万剐千刀下油烹！待等我，夫主回家见个面，同你去，森罗殿上辩个明白。细思量，奴家并无一线路，叫你囚徒把我坑。”屋中女子说的话，院子里，承差听了一个明。陈大勇外边就装鬼，“呜呜”大叫不绝声。青儿吓得浑身战，体似筛糠一样同。结结巴巴来讲话，说道是：“姐姐留神在上听：怪不的，白日老道说有鬼，果然那，罗锅子的神卦灵。明日再要打这过，请进咱家别放行。叫他捉住这个鬼，贬他在，阴山背后去顶冰。”房中二人说的话，承差句句听得明，说道是：“既然得了真消息，我也好，回禀大人叫刘墉。明早进衙把他去禀，我看他又闹什么鬼吹灯？”陈大勇，复又留神听更鼓，江宁府铜罗打四更。说道是“天气有限我也该走”。慌忙忙，奔到墙下不消停。一纵身形扒上走，咕咚跳在地流平。迈步慌忙朝前走，一路无词到家中。按下承差且不表，再把清官明一明。

且说刘爷自从打发承差陈大勇去后，张禄摆上晚饭，大人用完撤去，献上茶来，秉上灯烛。不多一时，天交二鼓。爷儿两个打铺安歇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霎时天光大亮，张禄起来，请起大人净面更衣，献上茶来，茶毕搁盏。忽见承差陈大勇一掀帘子进了书房，一条腿打千，这才回说：“小的奉大人之命，到了东街土地庙东边那一家，照大人的言词而行……”就把那女子说的言语，也向大人说了一遍。刘大人点头，说：“记功一次，等明天办事之后，再来领赏。”陈大勇叩谢而去。清官爷眼望张禄，开言说：“方才陈大勇的言词，你都听见了。那女子还要本府丢净宅捉鬼。罢罢，既为民情，少不得再去一趟，侦他的根底，好完这一案。”大人说罢，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，又换了装作老道家的打扮，依旧打后门而出，打背胡同奔东街而走。

清官出衙不怠慢，刘大人，不辞辛苦为民情。今日又要去私访，好完那人案一宗。怕的是，凶徒漏网屈良善，覆盆之下有冤情。我刘某，既在此处为知府，必须要把百姓疼。刘大人，正然思想朝前走，猛抬头，一座古庙面前存。山门上刻几个字，大人举目看分明，原来是：伏魔星君圣王庙，前后共有五六层。猛听见面“嗡嗡”响，自显钟声震耳鸣。大人闻听杀住步，腹内说：“何不进去看分明？”清官想罢不怠慢，进了山门把虎目睁：钟鼓二楼分左右，关王大殿正居中。庙内何曾有人影？不见住持道与僧。忠良瞧罢时多会，暗自思想把话云。

大人进了山门，举目一瞧，何曾有个人影儿！忠良看罢，暗自思想，说：“这事真也奇怪。方才本府从庙外路过，只听里面有人撞钟，我自当是念经办会，缘何并无一人？此事大有隐情在内。罢罢，本府回衙自有道理。”大人说罢，翻身出了山门，顺着大街又往东走。

这清官，想罢出了山门外，顺着大街向东行。不辞辛苦又去访，皆

覆盆——翻过来放着的盆子，里面阳光照不到。形容无处申诉的冤枉。

因为，人命关天不非轻。刘大人，转弯抹角急似箭，上地庙在面前存。又到富家他们首，竹板拿出手中擎。咕哒呱嗒连声响，口内叱喝讲《子平》，按下清官来卖卜，单表丫头叫小青。正与他姐姐房中坐，猛听卦板震耳鸣。眼望佳人白氏女：“姐姐留神要你听：想必是，昨来的老道又来到，他的神卦果然灵。你瞧他，人头儿有限本事好，玄门法术不非轻。咱何不，叫进他来捉捉鬼，省得黑家闹事情。”

第五回 刘知府设局镇冤鬼

青儿这一会把个刘大人夸了个茂高，复又说：“姐姐，你听听卦板响呢！别是昨日那个罗锅子道人又来了罢？要是他来了，咱们叫进他来，捉捉昨日黑家那个鬼罢，省得半夜里又闹得怪怕的！”说罢，也不等他姐姐吩咐，迈开两只鲰鱼脚，咕哒呱嗒跑到街门的跟前站住，哗唧一声，将街门开放，高声喊叫，说：“罗锅子老道爷子，这来罢！”

刘大人正然街前站立，忽听门响，又听见有人叫之声，举目观看，还是昨日那个门里头的那个丑丫头，他叫呢。刘大人看罢，高声答应，说：“来了！”说话之间，来到一处。青儿说：“进来罢，咱们是主顾。一遭生，两遭熟，是不是？”说罢，青儿在前，刘大人在后相跟，登时来到院内。青儿又把昨那个柳木椅子拿出来咧，还放在原处地方放下，说：“坐下罢。道爷，你这个、你这个罗锅子的嘴倒灵。你不说昨日有鬼叫吗？果然我们家黑里闹了半夜。扔了砖，又撂了瓦，把我们的尿盆子也给打咧！今日晚上就无使的。你今好好的结我们捉一捉罢。”大人说：“知道。”

清官爷正与青儿说话，则见白氏佳人打屋里出来，站在大人的迎面，说：“道爷，你瞧我们这院子，是何物作怪？”刘大人闻听白氏佳人这个活，他老人家就站起来咧，故意的把手在眼上一搁，东一瞧，两一望，拿糖作势的沉吟了半晌，他老人家这才开言讲话，说：“娘子，依贫道看来，不是怪物，竟是怨鬼作耗。”白氏闻听吓了一跳，复又开言说：“道爷，你瞧是个男鬼？是个女鬼？”大人说：“依贫道看来，是个男鬼。年纪还不大，只在这么二十几岁的光景。”女子闻听老大人之言，吓了个粉面焦黄！这刘大人是一边闲说谣言，一边是辨察颜观色，瞧见女子这个光景，他老人家早有了主意咧，只听那女子又开言讲话，说：“道爷，既然如此，快施法力，将冤魂赶去，恩有重报，义不敢忘，有重重的卦礼相送。”刘大人闻听，开言讲话，说：“娘子，像我们出家之人，到处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既然如此，快些拿一张高桌来，贫道好画符咒。”白氏闻听，忙叫青儿把屋里那个小一家桌儿拿出来、放在刘大人的面前。大人慌忙把那个小蓝布包儿打开，取出笔砚，放在桌上上面——忠良要套访死鬼名姓咧！眼望女子开言说：“娘子，依贫道说，天地间冤仇只可以善解，不可以恶结。这如今山人与你写套解冤咒，把死鬼的名姓写在上面，到了三更天，多烧些纸钱，连解冤咒，得好而去，再来作耗。”

这清官，安心要把真情套，要访死鬼姓与名。故意带笑开言道，说道是：“娘子留神要你听：说出死鬼名和姓，解冤咒上好填名。超度怨鬼脱生去，宝宅以后保安宁。”女子闻听这句话，不由着忙吃一惊，腹内说：“老道要问名和姓，我要说出怕有祸星。欲待不说冤难解，又怕那，半夜三更鬼闹得凶。”女子为难时多会，忽然一计上了眉间。眼望大人来讲：“道爷留神在上听：解冤咒只管从头写，上边空着两个字档，临烧时等我自己填上名。”刘大人闻听这句话，不由心中吃一惊，腹内说：“原来这女子还认得字，果然是：才貌双全女俊英。”大人到此无其奈，只得如此这般行。忠良爷他——虎爪提起逍遥管，故意纸

茂高——极尽赞赏的意思。

逍遥管——逍遥本指安闲自得，没什么拘束：此处指刘墉用笔娴熟，握笔写文章龙飞凤舞。